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十）1

泗水《星火月刊》（1949—1953年代）

（五）
“星火” 停刊
留火种
文学“燎原”
可期待

1954年5月，（我23岁）进泗水《大公报》工作，可说是时来运转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从大局看，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接着中印邦交，两国领导人来往密切，有志向的海外青年学生，谁不响往北方？不用说高中毕业生纷纷回国升学，连进步文化机构的青年职工也蠢蠢欲动，整装待发。这样华校教师奇缺，报馆找人谈何容易。

从小局看，报馆1953年5月，经理林华珍自动辞职，副刊编辑林文轩回国，编辑黄克敏也离开报社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老社长叶世昌、总编辑张实中，深感报社难以继续维持下去，向泗水侨联领导提出要求援助，并要求选派得力人员来充实和加强报社的领导力量。报馆董事部改组并聘请吴序良先生担任总经理。通常新领导到任会有自己的亲信或左右手。吴也不例外，经理部他聘请傅子任为副经理，蔡双辉为广告部主任；编辑部阵容加强，增添编辑吴金盾、陈完璧、容启正、洪仲宏；外勤记者卢捷安、许世投；翻译高宪章、吴文照；新设资料室由陈思、曾锦

负责；校对梁烈雄、吴贵仁。这些从各单位调进来的“新脸孔”，业务上必未比旧脸孔俊秀，但都有一股干劲。周日，我们这些“新脸孔”编辑经常到总编张实中家讨教。张总是媒体高手，有几十年办报经验，知识丰富，为人忠厚，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，是业务上的好老师，他写的社论：快、准、狠。对敌人投枪一针见血，对后辈爱才若渴。

记得那天，是一早吧，总之我记得天刚亮，张植南到我的家。我当时不知是吓了一跳，还是喜出望外。张植南是谁？他住在我家附近，广东开平人，跟我同属木匠世家。他是战前我读南华学校二年级，他已是毕业班（毕业后进华侨中学）；我逃难岩望，读岩望中小学小学四年级，他已是学校的童子军教练。印中邦交伊始，泗水侨联成立之前，成立印中邦交庆祝筹备工作委员会，他担任主任。那时很多人还不敢骑摩托车，他已骑着大型摩托车在大街上风驰电掣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“铁牛”。“铁牛”是背后叫他，他也很乐意。张植南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身体强壮高大，待人热情豪放，那时华社红蓝对峙，他是红方的一员悍将；他对工作如此狂飙，对爱情也如此猛攻，终于和美丽的舞蹈表演者、舞蹈教师陈玉梅女士，缔结良缘。

“铁牛”是华社和中文媒体出名人物，而且又是同乡，我怎么会不认识？他见了

我，用手抚着我的肩膀像抚着小弟弟，直截了当对我说：“要拉你进报馆，短期你先做记录新闻广播。”

我听了，这是梦寐以求的事，能不高兴？我说“纪录新闻？我没有学过。”

“铁牛”说：“记录新闻和报告新闻不同，它很慢，你会的。你家有收音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叫人送来，你借着用。”“铁牛”似乎不能多待，不管我愿意与否，也不管我能否胜任，好象已把事情交代完毕。

“多少频道，什么时间的新闻？”我赶紧问。

“问送收音机的人，他是修理收音的。你先练习几天，下个月1号开始，新闻一早派人来取。”

“铁牛”像一阵风，我还摸不清状况，他已经走了。

我当报馆新闻记录员期间，因为工作是在晚9点到深夜1点，新闻在报告之前，先报告新闻目录。开始时我把目录上的所有新闻都听写下来，每个晚上都搞到精疲力尽，睡眠不足，后来发觉有许多对海外华人无关紧要的新闻，报馆根本不用。于是我慢慢地学了点选择新闻范围（其实作为收听员我是没有权力选择的）。

一般上，重要新闻皆较前广播（除非有突发事件才放在最后临时广播），正当我积累了些经验，工作上驾轻就熟时候，报馆来了调整，调我到编辑部担任副刊编辑。

这又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喜讯，当晚我在床上怎样闭目却睡不着，既喜且惊，喜的是多少人，想坐这个位置没有机会，凭我的低学历而有此机遇，难道不是老天爷恩赐于我吗？惊的是，日报媒体不同于“简报”——它只是一份新群社内部刊物；不同于“星火月刊”——它只是每月出版一次，而且有玉冰兄掌舵，出版之前又有同伴至少一次碰头商榷。日报媒体虽有领导监督，毕竟范围大，面对何止上万读者，这跟在教室里面面对的几十位同学讲话，和在广场上面对人头涌动群众讲话，能同吗？我就是细嚼着“能同吗”而难以入眠，心里却又难掩一一喜不自胜：即将担任的角色多诱人呀！

隔天我找了玉冰兄，他的中药店正好有两位顾客，一个买便药，一个只看看就走掉了。他店里有一张写字桌，我在桌前坐下，探头一看，桌面铺了稿纸还写了几行字。玉冰兄缓缓地走过来，说：“我正在写‘星火’卷首语”。我把来意告诉他，他听后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：“在这方面你已有些经验，可以轻车熟路，别忘还有我们呢。”玉冰兄说后脸上隐约地浮现一层忧虑，他一向看待事情，不管是喜或忧都表现得很沉着——乐观的沉着。但这次不同，有点不寻常，像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

玉冰兄告诉我：“傅国民、吴俊能已经回国，现在连你也不能

照顾‘星火’了。”接着他低声问：“我们‘星火’出版快两年了吧？”（语气充满伤感，其实刊物出版多久，他会不知道？）

我只好回答：“是，快两年了！”

“一本月刊能够坚持两年，也算差不多。……”玉冰兄音声含着凄凉。

我沉默。

玉冰兄告诉我：“明天是礼拜天，晚上的例行编委会你再提醒大家，别忘出席。”

……

“星火”人员共10人，傅国民和吴俊能回国，许长升业务越搞越大，很多时间已不参与工作，连开会也索性不来。因此，在这次编委会上，总编玉冰提出：“现在连容子也要到报馆工作，还有我的工作也要转移……”这话像雷轰一样，未等总编玉冰兄说完，其他编委都你一句我一句在问：

“你要去哪里，你的中药店谁管？”

“不可能，你要放弃你的中药店？”

“是否跟容子一起到报馆，‘星火’怎么办？”

总编玉冰兄用手轻轻的示意，于是大家静了下来。

玉冰兄先把我进报馆工作的情况，简单地告诉大家，然后说：“我们搞‘星火’，虽然成绩并非很好，但我们都尽了力，尽了责任。历史的进程已有了我们的足迹，时代的号角，已有了我们的声音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